



潘金英

近日城中有人散播悲觀情緒，說香港境內再無「自由」云云。抱持「香港再無自由」論的人，不顧一切地移民離開似乎是最佳選擇！哀哉！

有老同學在社交媒體群組中談及「自由」事，各抒己見。筆者笑說「Liberty」是自由，「Freedom」也是自由，卻是兩個不大相同的概念。老同學問筆者「有何高見」？高見是不敢當的。不過筆者也是個「搞」翻譯的人，二者的差別以前早就發表過多次，今回不妨藉機向當代中國讀書人介紹一二。

今天香港人、以至絕大部分中國人一談到「自由」，十之八九都是在講英語的「Liberty」或「Freedom」，卻不大知道應該有所區分。

「不自由，毋寧死」是西方常用革命口號的中譯，最精簡的叫法是「Liberty or Death」。近年香港經歷了史無前例的動盪，暴動高潮中有小孩塗鴉時誤將「毋」寫成「母」！一語成讖，自蹈大禍，結果每每是叫母親感覺比死還痛苦！

美國紐約地標自由神像，英文叫「Statue of Liberty」。「Liberty」這種「自由」，專指當事人先前一直受到強權的壓迫和剝削，等到去除束縛後，便重獲自由了。英文同源詞「Liberation」，一般譯作「解放」。「中國人民解放軍」的英譯就是「People's Liberation Army」。另一同源字「Liberal」則形容「開明」或

兩種「自由」概說

「自由開放」的事物，都有「不受束縛」之義。

香港被英佔的殖民時代不說，近十年來香港人何曾受過特區政府壓迫？爭什麼「Liberty」了？

「Freedom」和「Free」也是同源字，「-dom」是英文常用「字尾」（suffix），有**限制**義。筆者可以再舉一例，「Kingdom」譯為「王國」，是一個「King」的管治範圍，離此範圍則「王」也管不着。「Free」可以說是無界限的自由，「Freedom」則有「界限」，是為「有界限（受限制）的自由」，離此界限就不受保障了。

曾有「政論人」曲解「言論自由」、「學術自由」，狂言大學生、中學生有「宣揚『港獨』的自由」，寧有是理？言論自由也好、學術自由也好，都是「Freedom」而不是完全的「Free」。

在歐美，你們香港教師、學生、作家、記者……都有宣揚德國「納粹主義」（Nazism）的自由嗎？你們在美國、澳洲有宣揚「有色人種是低等生命」的「自由」嗎？人的「Freedom」，每每受到個人當下所處時空的客觀環境限制。

中國讀書人未知「Freedom」或「Liberty」之前，「自由」一詞大致是：「可以按個人的意願行事而不受外力約束」。隋文帝楊堅就留下名句：「吾貴為天子，不得自由！」皇帝尚且不得享受「無界限約束的自由」，何況今天香港的教師、學生、作家、記者……

患了義氣病

最近去看一中醫，什麼也沒講，坐下把脈，外地來的醫師第一句就說：「妳太講義氣啦！」什麼病？我聽得一頭霧水，想是聽錯帶鄉音的病名，一問再問，醫師在紙上寫下「義氣」二字。他說：「妳講義氣，人家不同妳講義氣啊！講義氣要看對誰！不是對任何人也要好。」我問：「把脈都知道？」「是！」再問：「義氣有什麼病徵？」「辛苦囉！」

想起最近在自己身上發生的事，我感到震驚，面前的這位是仁者醫師還是懂觀心術的，抑或看面相的「睇相佬」，透過口罩或一雙眼睛就見我一臉愚癡易被人欺，或有顆無知的善良心？

後來醫師開藥為我清感冒，並找人替我通經脈，我估計他在把脈時感知我血氣不順身有鬱結。原來心有千千結，自以為對所遇到的人事看得開、想得透，卻瞞不過自己的身體，不愉快的情緒收藏起來，讓



●心無罣礙身心健康。

作者供圖

自己能笑迎每一天，但它仍與身體共存。中國人向來視情緒之所倚倚在心間，開心在心、傷心也在心！是因為心是血液流動的中心？若然如此，鬱結也被帶至身體其他部分，損害了六腑五臟或四肢？欺人卻不能自欺！足見自己看透世情的功力太弱，沒能化解內心的不忿與怨懟，這一病如當頭棒喝！

從另一角度來看，想要血流順暢，經脈無阻，身體健康，便得要胸懷豁達，心無罣礙，樂天知命吧！

這道理古今中外也認同，只是一代又一代人大都忽略了。其實聖經箴言中也有一句：「喜樂的心乃是良藥，憂傷的靈使骨枯乾」，多間香港私家醫院都以醒目的大字把「喜樂的心乃是良藥」掛在當眼處，可見優良的醫生、先進的醫療設備和藥物以外，還需要病人有正面的心態才能對抗疾病。

我下定決心要好好調理身體和心態，下次覆診醫師把脈時會否說句：「妳無義氣啊！」

還以為要搶月餅呢

先回顧一個老掉牙的經典冷「笑話」：一個農婦挽着一籃子雞蛋去趕集，途經荒郊野地時不幸路遇歹人。歹人起了色心，對農婦非禮後倉皇逃去。事後，農婦起身，一手挽着雞蛋，一手拍着身上的土，鬆一口氣道：「嚇死我了，還以為要搶雞蛋呢！」

這是一個有年紀的「笑話」，流傳得很久也很廣。彼時年輕，聽罷一笑而過。後來年紀大了，開始思索其背後的道理：笑話之所以能成為笑話，是因為時代價值觀的變化——在世界和平、豐衣足食、歲月靜好的現代人眼中，一籃子價值幾乎可以忽略不計的雞蛋，竟然贏了愈來愈金貴的以身體和尊嚴為代表的個人價值，實在是太可笑了。

只不過，這一切都要注意背景因素，比如故事如果是在大饑荒或戰爭年代，一籃子雞蛋就可以讓一家老小不至餓死，就可以換來藥品救下一名傷員的性命，甚至籃子裏其實藏着重要的情報……那這句「我還以為要搶雞蛋呢」可就一點也不可笑了。

這也揭示了喜劇的創作原理之一：在單純背景下製造荒唐和不合理，反差愈大就愈好笑。比如，拋開前文故事的時代背景不談，只說「一籃子雞蛋的價值」和「個人價值」做對比，30年前，當「萬元戶」還是個事兒時，人們面對「一籃子雞蛋」，已經覺得很「好笑」；30年後的今天，當一套房子動輒上千萬時，人們面對的仍然是「一籃子雞蛋」，就會覺得更「好笑」。

那麼問題來了，在「單純」的今時今日的當下，「一籃子月餅」會比

「一籃子雞蛋」價值更高嗎？如果沒有，那這個所謂笑話是不是也會很「好笑」？那如果是發生在巨頭企業裏，是不是會更「好笑」？

說到這裏，很多人應該已經知道小狸在說什麼了。如果不知道的，那就再給你講一下那個古老笑話的最新網絡演繹版：「一個某互聯網巨頭企業P7（職級，中層職位）戰戰兢兢對領導導說：『我犯大錯了』」。上司急道：『你幹什麼了？』P7說：『我把醉酒的女下屬XX了』。上司鬆一口氣道：「嚇死我了，我還以為你要搶公司月餅呢。」

前半段的典故來自這一周的網絡熱點：某互聯網巨頭企業女員工被上司強行要求陪酒，被灌醉後疑似被上司強姦。女員工遂報警並要求公司處理涉事男上司，惟公司拖延了11天仍不打算處理，直到女員工實名在內聯網舉報、在公司食堂拉橫幅、網民群情激昂、官媒點名痛批後才急匆匆處理了涉事人員。而後半段的梗來自2016年，同樣是該公司，5個程序员因為修改腳本企圖搶公司月餅而被HR火速解僱——從事發到走人只有短短兩小時。

一邊是一盒還沒有搶到的月餅，一邊是一個被灌醉的女人先被客戶猥褻再被上司夜入房間4次；一邊是兩個小時滾蛋，一邊是11天「已讀不回」。是在今天這個年代，月餅太金貴？還是女人在某些人眼裏仍然不值錢、不重要、只是可以被利用的工具？

時代在變遷，除了村婦變成了知識女性，「笑話」竟還是那個「笑話」。只不過，一個無法忽視的真理是，所有喜劇的內核都是悲劇。



思旋

二十四節氣立秋已過，中國人的習俗視秋天為豐收的季節。今年的秋天正好是奧運會在東京圓滿結束的時候，對於中國人而言，中國國家隊和中國香港隊的運動員都在這次奧運會取得非常優異的成績，在兩個星期的賽期喜訊頻傳，獎牌豐收，中華兒女都為之振奮不已。

中國國家隊奧運健兒取得總共88面獎牌，而中國香港奧運健兒更取得自回歸祖國之後的第一面金牌，並連獲兩面銀牌及三面銅牌，創歷史佳績。中華兒女在奧運這個大舞台發熱發光，他們奮力拼搏的精神，令人萬分敬佩。大家心中都體會到其實獎牌背後皆血汗。

人們謹記奧林匹克格言「更快、更高、更強、更團結」。從奧運會其中種種場面上，我們可以欣賞到運動健兒們德才兼備的英雄態勢和分享到每位健兒的成功故事。雖然奧運會最後一日國家隊名列獎牌榜第二，香港隊則位列49，然而在我們心目中，國家隊和香港隊都是大贏家。

在閉幕禮開始時，各代表團持旗進場，其中中國香港隊由女子空手道個人形項目銅牌得主劉慕裳擔任持旗手，中國國家隊則由男子100米決賽得第6名的蘇炳添持旗，他是中國歷史性首位闖入奧運男子100米決賽的健兒。全球粉絲在熒光幕上看到各地運動員在賽場中融洽和諧交流，正正彰顯了奧運的精神「世界大同，團結與和平」。依慣例，奧運會聖火熄滅，2024年將

奧運健兒在舞台上發熱發光

由下屆主辦國接過奧運旗。奧運主辦權交接儀式圓滿完成，2024年巴黎再見！

燦爛過後歸於平淡，亦是總結戰績的時候。非常難得的是，我們看到中國國家隊與中國香港隊的奧運健兒在每一個場合都表現出能文能武的文明精神。無論是在戰場或在頒獎台上，甚至在每一個地方，都表現得從容、自信、謙厚。而其中有老驥伏櫪，志在千里的經驗健兒，亦有少年出英雄的生力軍。從他們身上，我們不僅是欣賞到他們的體育技能，同時也學習到他們做人的品德、披荊斬棘百煉鋼的堅持和不離不棄的信念。無論得獎與否，奧運健兒在接受採訪時都難以掩飾他們的興奮及感恩之情：「感謝父母、感謝教練、感謝團隊戰友」等等。其實在香港體育健兒心裏都有一句話，就是要向祖國致謝。就以今次奧運賽前備戰而言，香港奧運健兒就曾多次在祖國大地，由內地體育高手陪同下一同集訓，致令香港健兒都感到祖國對香港的培養和支持。

全港市民對今次球隊取得的佳績非常鼓舞和支持，特首林鄭月娥特別提到特區政府會繼續在政策、設施和資源上支持香港體育發展。據悉，有關支援措施包括加快體育學院擴建、擴大劍擊訓練場地、預留款項協助舉辦大型賽事等等。思旋認為，加強協助運動員退役後的轉型及個人發展，也需要有關當局好好檢視安排。鼓勵更多才俊加入體育產業，至為重要！

尋找夕陽

魯克去拍夕陽下的九曲十八彎，到內蒙古拍多倫湖落日的壯觀景象。

可是，我現在居住的城市，我現在居住市區，四圍都是幾十層的高樓，天空變得很小，太陽當頭照，陽光幾乎都是從上往下直射的。每天下午四五點鐘，就看不到太陽了。偶爾在東西向的街道上看到夕陽，那斜射的光，也是混濁的，散漫的，模糊的——大概是灰塵和汽車尾氣的效果。如水的車流，看不到影子，如織的人流，看不到影子，斜陽夕照的影像成了稀罕物，即使看到拉長的人影和樹影，也不是兒時那樣的清晰和明朗。

小時候，我們在夕陽下的草坪上放牛時，牛的全形都映在淺淺的草坪上，牠扇動的耳朵，甩動的尾巴，地上的影子也跟着動。我們還經常在草地上玩影子戲，你翻騰跳躍，影子就翻騰跳躍，你手舞足蹈，影子就手舞足蹈。心靈手巧的女孩子，還用雙手做成小鳥、小狗等動物，牠們影子好像喳喳地叫，汪汪地叫……生活中沒有夕陽，就像吃飯時沒有菜香，就像穿衣沒有花樣，就像人生少了一種色彩，單調了許多，枯燥了許多，乏味了許多。

城裏人厲害，可以造出各種各樣的燈光，白的、紅的、綠的……還可以交替變幻，霓虹閃爍，可以把黑夜變成白晝，也可以把白天變成夜晚，滿足不同人的要求，使人們的生活豐富多彩。我也成了城裏人，我也享受着豐富多彩的生活。但是，到目前為止，城裏人還沒有造出夕陽。於是，我去尋找夕陽。好在，我住在城市的西部。我騎上單車，一路向西，終於快到郊外的大堤了，心裏不禁有點小激動——大堤上視野開闊，是看夕陽的好地方，我每年都要來的。哎呀，防浪林長得好快！一年不見，這些沖天白楊，已經長到老高老高了，比堤頂高出了

早前女兒搬家忙，但心情興奮；她說：「媽，你和我老爸也搬家吧。」

我頓時目瞪口呆，啊？又搬？又覓家園？對於搬家，我深有感觸。最先我和丈夫住在一棟很舊的唐樓，但有了女兒後，搬遷了葵芳警員宿舍。新家的大客廳寬敞，女兒有足夠的活動空間啊！

後來，隨着女兒升讀協恩小學，為了節省上學路上的時間，又為了迎接快到來的第二個小寶寶，我們又搬家。丈夫選擇搬到農圃道附近的公務員宿舍，住近學校真方便。宿舍樓房，四周環境很好，大路兩旁綠樹成蔭，叢叢的翠竹錯落有致，樓前綠地上又有小鞦韆；女兒放學後可以和鄰居的孩子遊樂，出來盪鞦韆，還可以騎着小童車在綠地上面穿梭。而我愛在這裏抱小寶寶散散步，觀賞美景！

隨着子女升上小學、中學，須再搬家了，爸媽可謂煞費思量、苦心；我們像孟母三遷，擇鄰而處，幸虧可搬到鄰近美孚圖書館及荔枝角公園附近的公務員宿舍；新家寬敞，我們接回奶奶同住，三代同堂，樂也融融。可惜的是，搬了去沒多久，因為這樓房頂樓的幾個公務員宿舍單位，被發展商全收購了，要重新改建，翻新作複式的豪宅名居出售了。我家捨不得離去，沒有辦法被迫遷了。

兩個兒女長大了，都想有個人獨立的房間，屋要夠大且寬敞；因為我奶奶愛盆栽、種植，住村屋最合適了。我們決定自置三手物業，搬到山上村居（見圖）。1997年國慶日那天，經過一路顛簸，終於抵達山上村居的新家，搬完揮汗如雨，累得氣喘吁吁，我們搬來新家的東西，已堆得像小山了。但山上村居的空氣可真好，格外清新；我們合力收拾一下後，爸爸就和大家說，希望將來我們不會再搬家呀，現時安頓好這家吧！我們每一次搬家，都以子女為中心，時光如逝水，爸媽的苦心，可敵得時移易易？奶奶仙遊，留下手植之小柏樹已亭亭如蓋，枝豐葉茂；女兒長大出嫁，兒子留學外國，畢業後更任在外地工作了。

24年的村屋，已變老舊、寂寞，像人。今剩兩老，探望子女都得下山，但村巴每天只有兩三班車，很不方便。而世界一直在發展，變化快，將來的我搬不搬誰說得準？子女不留戀山上的村居，努力編織新家園，因此，我們可以依年老的理想，努力再搬新居嗎？家園累積回憶，老人無論將來如何搬家、遷移，也是生活的重大決定吧！



狸美美

趕集，途經荒郊野地時不幸路遇歹人。歹人起了色心，對農婦非禮後倉皇逃去。事後，農婦起身，一手挽着雞蛋，一手拍着身上的土，鬆一口氣道：「嚇死我了，還以為要搶雞蛋呢！」

這是一個有年紀的「笑話」，流傳得很久也很廣。彼時年輕，聽罷一笑而過。後來年紀大了，開始思索其背後的道理：笑話之所以能成為笑話，是因為時代價值觀的變化——在世界和平、豐衣足食、歲月靜好的現代人眼中，一籃子價值幾乎可以忽略不計的雞蛋，竟然贏了愈來愈金貴的以身體和尊嚴為代表的個人價值，實在是太可笑了。

只不過，這一切都要注意背景因素，比如故事如果是在大饑荒或戰爭年代，一籃子雞蛋就可以讓一家老小不至餓死，就可以換來藥品救下一名傷員的性命，甚至籃子裏其實藏着重要的情報……那這句「我還以為要搶雞蛋呢」可就一點也不可笑了。

這也揭示了喜劇的創作原理之一：在單純背景下製造荒唐和不合理，反差愈大就愈好笑。比如，拋開前文故事的時代背景不談，只說「一籃子雞蛋的價值」和「個人價值」做對比，30年前，當「萬元戶」還是個事兒時，人們面對「一籃子雞蛋」，已經覺得很「好笑」；30年後的今天，當一套房子動輒上千萬時，人們面對的仍然是「一籃子雞蛋」，就會覺得更「好笑」。

那麼問題來了，在「單純」的今時今日的當下，「一籃子月餅」會比



劉征

如果我要拍一部日本治愈系電影，我會選我家樓下的清漣巷。這是一條商業街，然而沒什麼規模，只是一間接着一間的店面。有的收發快遞，有的賣水果，還有一間理髮店，兩三家小賣部、雪糕店，五六家菜場。總之，是商業社會的縮寫版。不過，這些門面都不同於大的商業體或連鎖店。這些人沒受過什麼正規的職業訓練，不穿制服，只是些小本經營。可或許如此，他們顯得有血有肉。

如果我要拍，我就打算人為設置一條時間線，比如半年，以我自己為線索，講這條街這半年內發生的事。譬如，那家叫做金沙水果店的老闆娘，有些矮胖，皮膚粗糙，大多數時間都在店裏。每次看到我，就會滿臉堆笑地叫一聲大哥。然後站起身來幫我挑水果。逢到雨天，她會從裏間拿出一把黑色折疊傘，不容分說地塞給我。如果哪天正好我想吃香蕉，而當天的香蕉又不太新鮮的時候，她就直接豪爽地說一句：「不要錢了！」或者：「別買這個，這個放了幾天了。」至於收錢，她從來都是去零收整。

她有一位相當恩愛的丈夫，臉上坑窪不平，比她沉默些。不過或許受了她的影響，遇到客人，他也会笨拙地學着妻子的待客之道。儘管你感受到了他的生硬，可是他卻依然要一樣不落地把這種熱情貫徹下去。

他們就住在蔬果店面的後屋。一天我看到只有老闆娘在，便問她的丈夫。她指指後面，說他早上進貨起得早，這會兒睡着呢。那副心疼的樣子，是真的。還有，水果店老闆娘有個小姑子，今年夏天剛剛考上廈門大學外語系，暑假就來幫工，通常穿一件碎花連衣裙。老闆娘的婆婆有時也來，帶着他們的孩子。經常去這家水果店，就會看到這些人。然後聽一些他們的新聞，譬如她兒子滿一歲啦，剛會走路，她婆婆剛來不久，他們是安徽人。這一家人是圍繞着水果攤生活的，這是他們一家的生計。然後，穿插着，我還會去別家，比如水果攤不遠的那個早點攤。老闆是山東人，妻子是陝西人，所以他們家既賣涼皮也賣煎餅果子。雖說店面主要靠早點，但他們盤下整個舖子，擠幾張桌椅進去，以防有一天其他時間有人來歇歇腳，吃個涼皮，喝個胡辣湯之類。他

清漣巷

們夫妻十分忙碌，天不亮就要起身，可收益也高，每天能賣出六七袋麵粉的量，一年也能掙幾十萬。

或者，我會走到那三家雪糕店，在店裏七八個大冰櫃當中找一個自己想吃，再拿着去那四五家小菜場買菜。這些菜場雖說在同一條街，卻都不一樣，有的每天清早所有蔬菜，早上貴，下午到晚上愈來愈便宜。有的只有一個空洞口，幾個人裏面擺地攤。有的比較傳統，是常見的那種小巷菜場，油鹽醬醋和各種蔬菜都擺在架子上，還有一個肉台。一到晚上，一些不知何所來的小販，會在巷口擺個地攤，每人前面只一兩樣菜，掙個零花錢。那時候的巷子，下班的人最多，各個店裏都人進人出，外賣也穿梭不止。在燈火之下格外熱鬧。

在這些地方取完景，我就把它們都按照時間順序接起來，讓各家的故事穿插在一起，再用黃色和綠色為主色調，降低色溫，讓畫面整體偏藍，再調低飽和度，畫面就淡淡的，房子和天都淡淡的。白天安靜，傍晚喧鬧。路燈鵝黃的光在天空的深藍裏升起，我和這些故事在這樣的氛圍裏，沉下去。